



# 玩转高校通

<http://www.hngxt.cn>

# 世界杯资讯全掌控



鲲鹏展翅

## 哥借喻的一直是中国足球

李承鹏

首先对朝鲜队员0:7后还坚持比赛的精神致敬。我早就说过朝鲜队踢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落后战术,巴西只踢2:1是自持身份,而葡萄牙特别是科特迪瓦会把朝鲜队打得溃不成军。虽然朝迷们认为这种观点很不正确,很不感动,但我觉得泪流满面以及感动,救不了一个国家的足球队,就像拿这种特别虚荣的东西救不了中国队。其实中国足球在2008北京奥运前还玩泪流满面和感动,从年维泗到王俊生到阎世铎到南勇、谢亚龙,谁都是玩精神意志力的高手,但帮不了我们夺得冠军。知道金州为什么惨败吗?知道吉隆坡为什么黑色三分钟吗?知道南勇最爱在更衣室里对队员喊的是什么吗?就是精神和爱国主义,我们知道,他,他们,其实是最不爱国最没精神的。2002世界杯后,阎世铎还想搞一个意志力测试,就是让队员们头戴某种仪器拼命跑圈、跑圈,直到最后一滴汗。如果精神可以拿世界杯冠军,派许三多去就可以。

我们不仅要精神,更要科学的精神,不管足球还是其他,因为如果你只知道面目坚毅目光炯炯去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会出现笑话。科学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精神,足球的科学精神就是不要像中国足协主席那样去封闭训练,去把足球运动员练成马拉松运动员,每回比赛前都得写血书宣誓,而是要按足球规律办事,让孩子们对皮球有乐趣而不是恐惧,让炮灰式的教育滚蛋。其实我是对朝鲜运动员保持某种有节制的敬意的,一定是有节制,因为夸大就是反科学,历史证明,反科学的做法让各种迷最吃亏,不只足球。葡朝之战,朝鲜队暴露出长期与世界不接轨的痼疾,无节奏,无合理体力分配,全线出击之下正好中遭打反击擅找空当的拉丁风格球队下怀,在近二十年世界足球发展到必须利用每一厘米空间的时候,朝鲜队的落后打法和他们矢志不渝的拼抢让我想起1982年的中国队,还有1985年那支,1992年那支,有人提醒了施拉普纳的豹子

精神,我想起当年中国足协之所以选择施拉普纳而不是更科学的克劳琛,就是因为施拉普纳提出豹子精神,可就像我所喜欢的球评高手龚晓跃说的:他像豹子一样踢球,像兔子一样卷钱走人。哥说的一直不是朝鲜足球,那跟我无关,我也不会因为一个生在日本父母为韩国人开着悍马向日韩女星从未回朝鲜定居过的英雄而感动。哥说的不是朝鲜足球,哥借喻的一直是中国足球,因为曾经的曾经……我们都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所以我说,为了朝鲜足球和中国足球,应该接受一次精神胜利法的破灭。还是说说精神吧,难道C罗就没有精神吗,他身家过亿万人追捧,可是在大雨滂沱下一直被踢,穷而拼搏就是精神,富而拼搏就不是精神,和我们历史上有点像的就是精神,正是我们天天要追求的生活就不算是精神,这种精神,有点害人,这种精神,有点神经。

朝鲜队的郑大世,让我知道了朝鲜人在日本的生活状态。日本队以前的巴西队员,让我知道了日本侨民在巴西的生活状态。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双重国籍球员的材料,发现德国队、葡萄牙队里有巴西球员,墨西哥队里有阿根廷人,法国队里有加纳人。最近10来年,入选过英格兰、荷兰、法国、德国队的球员,差不多来自10个国家。目前德国队23人中有11人是移民,6个有双重国籍。如果下届世界杯新西兰加入亚洲阵营,那他们能从欧洲招募一帮青年军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井井有条和谐盛世的地方,闲来看看世界杯,发现这世界乱了套了,全串上了。我们在足球水平上落后,更可怕的是,我们还是国际足坛的边缘地带,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有个美国人,曾经在非洲工作,他写了好多篇关于非洲足球的文章,开头就说,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到了非洲,

往往就被当成英国人,不过,好多英语国家的人也把非洲当成一块模糊的大陆,分不清哪儿是哪儿。非洲的孩子见了他们,总要问:你支持哪个队?答案是现成的,要么是切尔西利物浦要么是曼联阿森纳。四大豪门里选一个就行。在乌干达、刚果、安哥拉的穷乡僻壤,也能看见小孩子穿着曼联球衣。2007年11月,布拉特曾经游说欧盟,让欧洲国家限制联赛中外籍球员的出场人数,这和欧盟的劳工政策相冲突,布拉特一再强调足球的特殊性,但欧盟的回答是,道理上足球运动员和劳工不同,但实际上也没什么不同。这一年,西班牙报纸做了个统计,欧洲冠军杯参赛的32支球队,700来个运动员都来自哪些国家呢?这里面巴西人最多,98个,然后是法国64,意大利55,西班牙53,葡萄牙41,德国38,土耳其37,阿根廷32,英格兰26,荷兰23,塞尔维亚

22,科特迪瓦14个人,尼日利亚7个,喀麦隆5个,我略去一些,总之,欧冠32强里的队员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拿这个排行和国际足联的国家队排行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前十位基本都是巴西德法意英葡阿荷,名次略有不同,但大体来说,哪个国家给欧冠贡献的球员多,他们国家队的水平也就高。英超联赛厉害,但英格兰只有26人参加欧冠联赛,好像也太少了点。可法国队有64人参加,国家队的水平也在下滑。当然,这个统计是2007年的了。BBC对英超各个俱乐部做了一个更详细的统计和对比,20年前,四大豪门里大约就有一到两个外籍球员,现在英超平均每个俱乐部里有13个外籍球员。都说外籍球员多,会压制本土球员的成长,反对者称,外籍球员只会压制那些天赋一般的球员,不管怎么说,联赛和欧冠不是资本家为国家队培育人才的地方。

## 全乱了套了

苗炜



苗笔生花

## 当欧洲的疲软遭遇南美的惊艳

单红欤

昨日凌晨,南非世界杯刚好打了32场。赛程已过半,精彩在延续。纵观小组赛前两轮,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欧洲疲软、非洲溃败、亚洲搅局、美洲强势的初步结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照例演绎着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喜剧。竞技体育,本就如此。无冕之王荷兰、五星巴西已经两战两捷,早早领了16强入场券;喀麦隆和朝鲜接连败北,已经提前出局;潘帕斯雄鹰凯歌连奏,出线在望。比较微妙的是英格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队。欧洲五大联赛的影响力,让这几支球队拥有很高的号召力。但是,小组赛前两轮战罢,曾经的“帅”哥却大有沦落成“衰”哥之势。“高卢雄鸡”法国队内讧升级争吵不断,一地鸡毛让人唏嘘。“德意志战车”在第一场对澳大利亚的景气表现后,第二场对塞尔维亚却急转直下。英格兰、意大利人气高口气大,场上却不够争气,俨然也都还在低潮

期,小组出线呈现谨慎乐观的态势。西班牙“斗牛士”小组赛第一场大意失荆州败给瑞士,第二场知耻而后勇力克洪都拉斯,小组出线呈现转机,但在小组领跑的却是智利。欧洲“帅”哥成“衰”哥,南美洲诸强却在南非全面开花结果,大有将世界杯演变成美洲杯之势。这固然有同处南半球,预选赛已经提前感受了高海拔等客观因素,但实用主义足球大旗大张旗鼓登台亮相,并且在守易攻难的赛场上捞到了不少实惠。多元化的足球文化交流,促进了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全面提升和发展。反观非洲球队,他们虽然主场作战,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东道主南非表现平平(昨夜赢法国,算是得到一丝慰藉),喀麦隆队提前卷铺盖,尼日利亚小组赛前两场均输了,“非洲大象”科特迪瓦的表现也差强人意,阿尔及利亚小组垫底,只有加纳队晋级希望较大。整个非洲大陆沉

浸在低吟哀怨的氛围之中,不无伤感。反倒是呜呜祖拉的高分贝音响在非洲上空唱着主角,不能自己。亚洲球队的表现依然整体平淡,亚洲球队和欧美强队依然存在着不小的鸿沟,小组赛第二轮便是明证。特别是朝鲜惨败给葡萄牙一役,充分显示了光有拼搏精神、爱国热忱是远远不够的,足球比赛毕竟是包括技战术层面和比赛经验、心理素质乃至精心备战、后勤保障、恢复训练等多方面实力的综合检验。至于墨西哥、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等中流球队,至于斯洛伐克、新西兰和洪都拉斯等新生代球队,他们不是偶像派,也谈不上实力派,偶有惊艳表现撩拨一下球迷的心弦,也算是“普天同庆”,至此足矣。不由还是想提提中国足球,未来任重且道远。同时冒昧弱弱地说一句,美洲球队第10次捧起大力神杯指日可待。



足球世界

## 多梅内克的法国队本就不该出现在南非

麦家

1平2负,法国垫底出局,在两百多天前败在亨利手球下的爱尔兰人,准备好了激动的美酒和幸福的焰火,他们的人民将涌上街头,痛快地把法国队注定的颓败舞蹈成为最大的快乐。他们以类似谵狂的姿态,感谢神将连日以来的祷告变作现实。只是有一点,他们不太明白:那些以最不道德的方式杀进南非的法国人,那些将里贝里嫖宿雏妓之事一笑置之的法国人,怎么会因一句暴露的脏话就祭出最道德的大旗临阵斩将?这到底是迷官,是象征,是近义词还是谋略?惊愕的机票,慌乱的行李,惨遭出卖的阿内尔卡正低头。沉重而细碎的脚步令通往伦敦的甬道比漫长更加漫长。闯祸的嘴垂头丧气,结霜的肌肤如丧考妣,背影在滴血。我们必须承认,法国的传统可以是方舟的效率,普拉蒂尼的任意球,或者齐达内的马赛回旋,但绝不是内乱。

多梅内克显然也并非第一次被人拍案戟指。但这一次,他们的失败比2002年更加迫在眉睫,百无聊赖的报纸和惊慌失措的足协在行动,在寻觅,他们的理想是用大理石刻碑,或者拿鲜血装饰早已备就的墓志铭。于是,内鬼从高卢雄鸡的肋骨里走出,鼻尖与黑色的肺一拍即合,水乳默契;于是,希波克拉底宣誓的右手发出了冷笑,德摩斯梯尼哑口,普罗达哥拉斯停止了起誓,帕比尼安则举起了平静的鹅毛笔,将死刑判决书尘埃落定。是的,树叶在转黄,人在消瘦,光荣和梦想沉沉睡去,不安的神谕和预言充斥天地……这一切无不在强调,他们出局在情理之中。罢训成为了骄傲的法国人最后一点虚荣,尽管这份虚荣在第三者眼中是如此荒诞,如此莫名,甚至可笑。但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多梅内克的哲学

早已成玄学或者伪学,他只剩下了凌乱的胡子和无力的嘴巴。他不禁深深后悔,后悔没有在两年前就如全世界法国球迷所期待的那样,将这一切痛快结束,抽身远离——倘若是在四年前,他甚至还能得到上帝最高的怜悯和帮助。但是现在,迟了,太迟,路易十六坐在空阔的宫殿里,听着刽子手脚步愈来愈近,他将末日来临之前的紧张与痛苦刻在紧蹙的眉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枯燥的单词记下这最后的,没有解答的事物。事实上有解答,这解答不是把道德还给道德,而是人类最高级也是最低级的智慧,我如此形容它:山属于山,水属于水,梵高属于画笔,莫扎特属于钢琴。而这支法国队,从一开始就不属于南非。



麦家三昧